

难忘那半个月饼

□王敏

中秋节本是一家人甜甜蜜蜜的团圆日子,但我却害怕过中秋,因为一到这个节日,就勾起我苦涩的回忆。

小时候,农村普遍很穷,我家也不例外。那时,城里条件好的人家,中秋就有钱买月饼吃,而农村人只好自己动手做饼。记得每到中秋节前几天,母亲就会煮一大锅糯米,然后把它倒在碓窝里捣烂,再把它做成一个大大的糍粑圆饼。到了中秋节那天,母亲把圆饼切成小块状,再把炒得喷香的芝麻、花生磨成粉,掺入白糖和匀,我们就用一块块的糍粑蘸着它吃,入口满嘴溢香。虽然母亲也会变着花样,把糍粑或炸或蒸,做成可口的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但看到城里人吃着买来的月饼,我还是羡慕得流口水。

上四年级的那个中秋节前,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下午电影结束后,我在街上碰到嫁到县城里的姑姑,她一把拉住我说:“三儿,你姑父刚好从省城带了两个月饼回来,你带一个回去,到家后你和奶奶一

人一半,也尝一尝商店里的月饼的味道。”

怀揣月饼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来,以便快一点到家,好吃月饼。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抗议声,使前面回家的路显得那么漫长,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想起姑姑说的话,反正这个月饼有一半是给我吃,现在吃和回家吃还不一样?于是,我就拿出月饼,打开外面包着的报纸,掰成两半,把另一半仍用报纸包好放回衣袋里。张嘴咬了一小块,好香,一股甜味沁入心脾。慢慢吃完那半个月饼,又走了好一段路。离家还有一半路程时,想到这月饼吃起来又香又甜,我感到肚子又饿了,心里就打起了小算盘:“反正奶奶不知道姑姑要我带月饼给她,我把这另一半月饼吃了,也没人知道的。”有这个想法之后,我放心地拿出那半个月饼,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最后连手指上沾的碎末也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

半个月后,姑姑趁星期天不上班,来我家看生病的奶奶。一看见姑姑,我就想到月饼的事,心里有些惊慌

了。可往往是怕啥就来啥,在我给奶奶递水时,姑姑问奶奶:“妈,我上次叫三儿给你带的月饼,好吃么?”“月饼?什么月饼?”奶奶一脸茫然地看着姑姑,当奶奶看到我的脸唰地红了时,她愣了一下,忙又说道:“哦,好吃,香甜。”这一切都被姑姑看在眼里,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妈,明年中秋节我亲自来给你送月饼。”

但第二年农历6月,一场重病却夺走了奶奶的生命。

中秋节那天,我和姑姑来到奶奶的坟墓前,姑姑拿出一个完整的月饼放在碟子里,悲痛地说:“妈,您生前没吃到我买的月饼,今后年年中秋节我都给您买月饼来,好让您在那边慢慢品尝……”姑姑的话像一根尖利的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想起去年不该贪吃的那半个月饼,我情难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奶奶!我错了,我好后悔……”

也就从那天起,我心理上懵懵懂懂的童年早早地结束了,中秋节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治愈的隐疾……

唯喜书香伴流年

□伍月凤

眨眼之间,我已年过四十。岁月的长河中,书香如呼吸必须的空气,如成长必须的养料,伴随我的一生。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小时候,村里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乡里的孩子,像一棵野草,一天到晚在外面疯玩。学校里除了课本也几乎没有课外书。记得,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小人书《小兵张嘎》,是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借来的。哥哥看书的时候,时而偷笑,时而皱眉,时而叫好,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把我深深吸引着。我凑过脑袋,哥哥嫌弃地一把推开我:“去去去,女孩子看什么。”我见哥哥看完书藏在枕头底下,便偷偷地拿出来,躲到屋后的猪圈里看了起来。我坐在猪圈的围栏上,一边是“哼哼”叫唤的母猪,一边是臭气熏天的猪粪坑,苍蝇在粪坑上“嗡嗡”飞舞,我却全然不顾。我用小学二年级的有限知识,先看图,后猜字,囫圇吞枣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书上的每一幅图,每一个字,像有着神奇的魔力,在我面前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到吃晚饭的时间,听到母亲在叫唤我的名字,我伸伸麻木的腿,想跳下栏杆,不料脚一麻,身子一歪,掉进了猪圈……后来,臭烘烘的我被母亲责骂得狼狈不堪,因为弄脏书被哥哥揍了几拳,这些,我全都忘了。但是,第一本书带来的欢喜,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

后来,跟着爱读书的哥哥,我看了许多课外书,不知不觉,竟然在村里的小伙伴中受到了追捧。一起扯猪草时,几个失学的小姐姐说:“你看的书多,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一树红枣满庭香

讲一个故事,我们一人给你一大把猪草。”于是,小小的我,提着篮子,坐在田埂上,绘声绘色地讲着书里看来的故事,直到太阳落山,直到我们的篮子都满满的,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读的书。感谢阅读,我的作文在班上出类拔萃,四年级参加市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我就获得了二等奖;小升初因为语文成绩拔尖,我考入市里的重点中学。重点中学有阅览室、图书馆,更是让我如鱼得水。我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本地借,一本接一本本地读。四大名著,《平凡的世界》《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不知不觉中,全被读了个遍。书读得多了,我也有了创作的冲动,于是,也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情感与憧憬。从此,阅读与写作成了伴随我生命的热爱,书香,滋润着我年少的心灵。

悦读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饱满的时光。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文学也带给我许多收获与喜悦。今天,我走出大山,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业余时间我笔耕不辍,让文字在笔尖流淌,让心声在报刊杂志上遍地开花,我加入了省诗协、市作协,成为作协理事,文学向我敞开温暖的怀抱,让我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今天,书已不再是“稀罕”物,爱读书的人逐渐“稀罕”。而我,依旧对书痴迷挚爱。闲暇时,去书店淘书;优惠时,在网上抢购,渐渐地,家有藏书上千本,终于圆了我儿时爱书的夙愿。

□吴建

儿时对秋天的印象几乎全被庭院内那棵歪脖子枣树占满了。

老家庭院曾经有一棵低矮但粗壮的枇杷树,一棵高大挺拔的杏子树,每年春天,满树的花开得粉白雪白的,分外妖娆。或许枇杷树与杏子树更为娇气,这两棵树都先后“驾鹤西去”了。后来,母亲从外婆家移来一棵小枣树,饱经阳光雨露,小枣树渐渐“长大成人”,于是每到秋天,枣树蓄满了我们的企盼。

枣树吐芽晚,“麦子生娃,枣树出芽”,是说麦子秀穗了,枣树才绽开嫩芽。芽儿像绿色的小虫子爬满枝头,嫩嫩的、亮亮的,仿佛涂了一层釉。到了农历五月,枣花盛开了,不起眼的黄色小花,隐匿在碧绿油亮的枣叶丛中,微风吹过,送来缕缕馨香,吸引无数蜜蜂在花蕊上,熙来攘往甚为繁忙,整天鸣奏着嘤嘤嗡嗡的乐章。

别看枣枝细挑挑的很不起眼,结起来却很没辣。炎炎夏日伴随着枣树上知了声嘶力竭的叫声如期而至,似乎不经意间,树上偷偷地冒出了圆溜溜的小青果,仿佛青涩的少女,躲在叶片后面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过了夏,枣儿渐渐成熟了,秋天也随之变得亲切起来。

金风玉露,中秋月圆,秋姑娘来到枣树上,把一颗颗青枣吻遍,吻得它们面容儿通红。丰满的枣儿鼓涨得裂出细长的小缝,满树上红珠串串,密匝匝地排列在灰褐色的枝

榭上。细长的枝桠被压得弯了下来,像是挑满了丰收的喜悦。微风轻拂,沉甸甸的枝桠摇摇晃晃地撩拨着我们的心。收枣是用长竹竿抽打枣树的枝节,母亲在地上铺了一块硕大的蛇皮纸,然后举一根青竹竿轻轻地敲击,枣儿叮叮咚咚地散落下来,像红玛瑙似的在蛇皮纸上乱滚。我和姐姐“沐浴”在枣子雨下,嘻嘻哈哈地你争我夺抢着捡。姐姐往篮里扔,我往嘴里填,蜜一样的甜,有时竟连枣核也囫圇吞进肚去。

十八岁那年,我考入高校,离开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家乡,暑假中我在城里勤工俭学,很少回家,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家中的枣树结枣的情景,但我仍能吃到家中枣树结的枣儿。每年枣子收获时节,远在省城求学的我就能收到老家寄来的装有甜枣的包裹。捧着这沉甸甸的包裹,我能联想到母亲是如何一针一线地缝制布袋,不会骑车的她又是如何把这布袋一步步提到远在十里之外的小镇邮局投寄,这时候的我眼里便有泪光闪烁。

工作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每年秋天,枣儿打下来时,母亲总托人给我捎来一些。甜甜的枣子啊,给远离故乡游子增添了许多回忆和牵挂。

又到了秋天,站在这座城市的高楼上,越过这个城市的上空,我似乎看到了老家湛蓝的天空,看到了秋阳下静静的枣树。枣树情怀终难忘,一梦依稀乡愁长。

童年啃玉米秆儿

□郭旺启

小时候,到了秋冬之际,要是能啃上一节甘蔗,嘴里立刻汁液四溢,甘甜无比,简直就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是,甘蔗哪能经常吃到呀?也只有在庙会赶集的时候,大人才有可能买上一两节甘蔗,让我这个“小馋虫”过过瘾。记得那时,每啃一口甘蔗,如果不嚼干净甜甜的汁液,是绝不会吐出来的。

秋风一吹,地里的玉米成熟了,孩子们就跟着大人去田野收玉米。一穗穗玉米棒儿,好像京剧里的老生挂着长长的胡须,要准备咿咿呀呀地开唱了。大人用镰刀割倒一排排玉米秆儿,我们则把玉米棒儿撕去外皮后,用力掰下来,堆成一堆儿一堆儿的。最后把玉米棒儿装到车篓里,大人再用小推车晃悠悠、吱吱扭扭地推回家里。

小孩子可不会一直安安稳稳地蹲在地里掰玉米,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用自己的“火眼金睛”寻找一种美味——“甘蔗”。啥?玉米地里也种上甘蔗了?其实,我们当地是不种甘蔗的!所谓的“甘蔗”,就是一种甜玉米秆儿,是甘蔗很好的替代品。那么,什么样的玉米秆儿是甜的呢?我往往是这样寻找和判断的:第一,玉米秆儿不能太老,因为它已经被成熟的玉米消耗掉了大部分的营养,肯定不会甜;第二,玉米秆儿不能太嫩,如果连玉米都没结的话,也不会甜;第三,要我已经结出玉米棒儿,但是尚未成熟的玉米秆儿,最好是那种外皮青中带紫的。等找到这样的玉米秆儿后,用镰刀砍掉结穗儿部位往上的部分和最下面的部分,只留下中间较粗的一段。然后就像啃甘蔗那样咬开外面的青皮,露出里面的芯儿,用嘴去尝一尝,如果不太甜,就扔掉继续寻找;如果非常甜,那就是今天的美味了。就这样,我们往往一手掰着玉米棒儿,干得热火朝天;一手拿着“甘蔗”,边啃、边嚼、边吐,吃得不亦乐乎。每年的秋天,不吃上几十根这样“甘蔗”,我们是绝不罢休的。

如今,家里依然种着几亩玉米,每年秋天,我还是要去掰玉米,但是再也没去啃过玉米秆儿了;孩子们更不会去啃甜玉米秆儿,毕竟甘蔗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家家都能买得起了。回首往事,作为甘蔗完美替代品的甜玉米秆儿,给我们的苦涩的童年带来了多少次甜蜜回忆啊!